

诗路放歌

## 晨祷的猫

◆ 刘志伟

晨起  
天仍抑郁着  
点点星泪  
还来不及抹去子夜的泣声

走过高邻紧闭着的宅门  
我看到那只愿与夜同色的灵猫  
她端严地向着那门  
一动不动，一动也不动

她就是被人类  
闭在了屋门外的那只猫吗

她在守候  
主人轻启那关闭着的门  
还是，为了一天的第一餐  
而早早等候  
念她得到主人食物前的开斋经  
还是专注着门启时  
突然跃出迎接自己的爱侣

倘然如是，那门可就真是隔绝情人的关卡了  
倘然如是，她会唱起猫界的卡萨布兰卡吗  
倘然如是，昨夜可是雨夜啊  
梅花早谢，桃花早谢  
只有紧闭着妙心的含羞花  
兀然合计今日明媚绽放的花事

没有看到主人开门  
没有看到伴着晨风的食盒  
没有看到爱侣猫  
天界，仿佛传来另一声猫生轻叹

一只从草丛跳出的大猫  
径直跑过这灵猫  
她背对大宅门不看黑猫一眼  
蹲下来 只是紧盯着我  
紧盯着我，身体的下一个动作

于是我明白  
这只大猫告诉我的猫生物语  
我过我的猫生  
你走你的人路  
威胁到我们猫生的早安  
这才是我猫国的重大关切  
你自作多情的念想  
关我甚事 走开去  
要你管我女儿是黑猫  
还是我老花是花猫

## 让我们认识郑东

◆ 殷江林

来吧，来吧  
让我们认识郑东  
让我们感悟郑东  
这里是耕耘者的热土  
这里是飞翔者的天空  
这里是弄潮者的海  
这里是奋进者的行宫  
这里有水波荡漾的如意  
这里有三潮携手的祥龙  
这里的蓝图五彩缤纷  
这里的愿景万紫千红

来吧，来吧  
郑东新区，已张开热情的双臂  
欢迎有志青年  
在这里精心规划青春的愿景  
来吧，来吧  
郑东新区，已展开宏伟的蓝图  
欢迎各界的志士精英  
在这里挥笔书写美好的人生  
来吧，来吧  
让我们携手并肩，不负韶华  
共建郑东美好家园  
让我们只争朝夕，踔厉奋发  
共襄郑东美好前程

灯下漫笔

炽热的阳光，平静而不动声色地挂在天空。这平静里涌动着千军万马。即使额头上汗水滂沱，仍不能吓阻人们观瞻龙门石窟的热情。

白居易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驻足远望，但见满目葱茏，伊水中流，两山夹峙耸立，恍如天然的门阙一般，古人谓之“伊阙”。因隋代帝都洛阳宫城城门正对伊阙，古代帝王又以真龙天子自居，遂得“龙门”之名。

伊河千年流淌，并不着急。着急的是人，人流远比水流汹涌。打伞的、捂脸的、扣帽子的、套袖筒的、戴墨镜的应有尽有，爱美的女士怕晒黑了皮肤，种种装具上身，只露双眼，目光如电。

龙门造像主要在西山，主佛像均坐西朝东。宾阳中洞，是北魏宣武帝为新福开凿。洞中三壁造三世佛，从南向北依次为过去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和未来弥勒佛。窟顶也是穹窿形，恍如蒙古包的顶部，地面雕刻着大型莲花，周边是莲花瓣、水波纹和其他装饰图案，如同鲜艳美丽的地毯式样。

石壁上的伊阙佛龛碑，即“褚遂良碑”。它是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书法家褚遂良书丹。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长孙皇后做功德而凿。文中有大量粉饰、美化李泰之语。这焉能不让入琢磨李泰当时的真实用心。这通碑原为宾阳中洞的造窟碑，没想到李泰命人就势磨去旧有

碑文，重新雕刻成唐碑。可惜，李泰、太子李承乾都未能继承大统。晋王李治成为唐朝第三任皇帝：高宗。他的即位，为武则天日后受恩宠，乃至执掌大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女皇埋下伏笔。李泰的“杰作”成了世人笑谈的“败笔”，却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唐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半山腰上的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露天大窟。卢舍那就是奉先寺内的主佛。拾级而上，坡梯有五十度，或六十余度的样子，走起来还有些吃力。幸好旁有扶手可以把持借力。走上一个宽大的平台，眼前豁然开朗，一组巨大而精美的佛像群扑面而来。

近前端详，卢舍那头挽螺形发髻，面容丰满秀丽，方额广颧。半月形眉自由舒展，锐长的双目炯炯有神，发散出一种慈祥而神秘的光芒。它的鼻梁高挺，两耳长垂，嘴角微微上翘，面庞若有似无的微笑，而下垂的目光又似乎在俯瞰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它仿佛都在注视着你。当年拿破仑征埃及，指着金字塔对战士们说：“从那远方的古迹上，4000年的风云俯视着你们！”而此时，1300多年的风云在俯视着我，让我心生波澜。卢舍那大佛是不是在1300多年前就预见到了今天的我们？

眼神流转，左肋侍迦叶，身首虽残，仍显出一位

荐书架

## 《窑变》：中原大地上的钧瓷编年史

◆ 付如初

李清泉全新长篇力作《窑变》，以要年纪事的形式展开，以神皇翟家五代人对钧瓷的痴迷为主线，讲述钧瓷的历史传承和历史变化，更试图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变迁。《窑变》有家族小说的气象，也有文化小说的风度，更有历史小说的格局。作者注重器物与人的文化互动和生活互动，注重家族命运和人物命运在器物中的投射，力图通过钧瓷写出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作品融知识、历史和传奇于一体，被誉为“中原大地上的钧瓷编年史”。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神奇而闻名于世。窑变，

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定性自然变化。钧瓷作为中国陶瓷艺术史上重要符号，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在《窑变》中，作者创造性地将“窑变”作为人世变迁的隐喻：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工，三分人巧。小说以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的笔触，在钧瓷烧制中刻写“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人生哲理。通过家运、国运、窑运的命运嬗变，展示了钧瓷文化的灿烂和钧瓷制造的神来技艺。



扶贫路上(国画) 许来

知味

## 韭花逞味

◆ 张富国

时鲜菜。腌的韭花酱，也叫韭菹。一入秋，韭叶不再长，一根光滑纤长的茎苔，顶着—蓬嫩挤成缸豆粒大小的花簇，粉白中透着绿意，好似含着少女。这时的韭花似开非开，最好吃，馋嘴的人欲罢不能：掐条花枝，蒜白里捣碎，加盐，点麻油，拌手擀面、夹热蒸馍，辛香浓郁，是下饭的尤物。

韭花入酱，要选花朵硕大、饱满清净、尚未全开的优先。一旦花开，整株的洁白如雪，淡雅素装，甚是壮观。顺着韭苔向上一捋，韭花就采一把。用擀面杖擀，省力省时，满屋弥漫着窜鼻的辛香。储存这味道，只能用盐腌一腌。讲究的放点沙果、京白菜。一打开韭花出挑，精神为之一振。我疑心杨疯子吃的是手抓羊肉，韭花采自一叶知秋的季节，刚捣碎的。味肥而忘其荤恶，孰则辨之？羊羔肉肥美，去腥除腻，还需韭花辅佐，纯属成人之美。东北的特色菜“余白肉”，五花猪肉片一遇到韭花酱，油腻的痕迹皆无，变得软香服帖。这种成全，是大智慧，让人由内而外地分享快乐，获得幸福。

吃涮羊肉，带籽的韭花酱更好。韭花籽辛辣有余，只有石碾子碾磨出来的，才最正宗。石碾子是一种石料细腻的碌碡，光滑的碾道铺上

带籽的韭花，推动石碾，一圈圈转动，韭花挤出绿汁。老成的籽壳一经磨碎，有一种牙疼的悲凉。肥腴的羊肉卷儿却毫不在乎，卷起籽碎，活生生成了肉垫，悄然送入胃口，毫无硌牙的难堪，反添了颗粒感的美意。如同合力撑起一把伞，替自己，也为别人遮挡风雨，储存别人的善意，彼此成全，也算是一种逞强吧！

是捣、是碾，是磨、是绞，精细才是王道。韭花入酱，还可以炒食、打边炉等，不论荤素，不论主辅，哪里需要，就可以用到哪里，是个相互成全、彼此一成就的主儿。韭花成就了《韭花帖》，文人也钟爱韭花。曾收藏此帖的乾隆皇帝手谕一诗道破天机：“名翰留传韭花，轩轩举欲拟飞霞。驰情诤为盘餐计，乞米流风本一家”。心存美好，应该传递，成全别人，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反哺？相互成全，彼此成就，物物如是，物我如是。

初秋驾临，我也恣意妄为一回，尝试爆炒双花。一花是欲放的韭花，以取韭苔韭花花朵的鲜嫩；另一花是涮羊肉用的羊肉卷，一经爆炒，先是展开，随后微卷，白里泛着微红，煞是好看，香味也不次于涮羊肉。这偶来之味，怕是杨凝式的神来之笔，权作追慕先贤，也算一种承继吧！

## 连载

说出的话更是步步紧逼。

刘三喜清楚，自己兜里装着200多元钱，几个小吃摊吃绰绰有余。脸上笑着，手里递着烟，嘴里说：“好说，开完会再叫上刘门楼的叶来庆一块去渔家。”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便结束了。马大成、雷二亮“挟持”着叶来庆，硬把他塞进车里。马大成对坐在前排的刘三喜说：“你们先去渔家吧。”

二人又转身拉住两个村的支部书记，一路说说笑笑地来到灵泉渔家。进了二楼雅间，马大成脱口问道：“老刘，点过菜了？”

“谁知道你叫几个人，等你们人齐了再点。”刘三喜放下手里的茶杯，招呼另外叫来的两位支书就座。

“红烧穿山甲、清炖甲鱼、腊肉焖黄鳝、清蒸沙锥……”女服务员一口气报出一串菜名。

“来个红烧甲鱼、腊肉炖黄鳝、红烧狮子肉，鱼丸一定要来一盆，这个店的鱼丸是灵泉河几家大店做得最好的，汤鲜、肉嫩、入口即化。俺就点这几个，剩余的你们点。”马大成反客为主，俨然成了东家。

万般平静。卢舍那没有挽留，它注视着我的背影，目送我一级一级走下阶梯，就像送一个常往来而熟悉的客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

步行过桥，到达东山脚下，与卢舍那对岸而立。距离感有了，卢舍那看起来倒是更加自然，更加真切，浑然如有质感，安坐如有生命。它就那样坐着——从容宁静，看着伊河水从唐王朝流过宋元明清，曲曲折折流到今天。河依旧是那条河，只是河水清了又浊，浊了又清。

卢舍那此刻是我眼中的风景，我却永远只是卢舍那千年之外的一个过客。

钟声从身后传来，清晰悠扬。那是香山寺的钟声。武则天曾时常游幸香山，组织“龙门诗会”，赋诗夺标。她也为卢舍那大佛的修建捐助了两万贯胭脂钱，并参加了卢舍那大佛竣工之日的开工仪式。香山寺北，埋葬着昔日的“江州司马”白居易。他出资修缮寺院，与众人唱和于堂上林下，最终魂迹于此。墓地芳草萋萋，少有人行，但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却仍在人们的口中吟咏。

天空中没有鸟，似乎也没有鸟飞过的痕迹。白云如绵透亮的光照下，伊河水似流非流，香山寺似隐非隐，卢舍那似笑非笑，白居易似语非语，还有我及芸芸众生，一切都在岁月长河里流淌、盘桓、映照、慨叹、追悔、怅惘……

微型小说

## 进城看孩子

◆ 王培静

冯明两口子想孩子了，就又进了城。他们买了不少儿子的零食，偷偷摸摸跑到东城光明小学前，等到中午，趁学生放学的时候，盯着放学的队伍寻找一个陌生的身影。

你看，那个戴墨镜的女孩像吗？冯明爱人说。

嗯，像。咱叫住她吧，什么也不说，就把这些吃的给她。怕她不要。再说她回去给大人一说，人家会不会想到是咱？冯明想了想说。

那，咱就去她家。女人着急地说。虽然人家答应过，咱随时可以去看孩子，但这段时间咱已经去过三次了。老去，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咱这样看看就行了吧。

那个戴墨镜的女孩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俩都有些激动，眼里有眼泪溢出。俩人都擦了擦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孩的一举一动。

这时，女孩好像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一刻，女人真想把女孩拉进怀里抱一抱。

女孩越走越远了，俩人还盯着女孩的背影看，俩人甚至跟着女孩的脚步走了一阵子。

冯明突然说，她心里知道咱来看她，戴个墨镜，是不是怕咱们认不出她来？

是呀，她走过去后，还回头看了我们，她是不是怕我们看到她伤心啊。

俩人刚才还说得挺兴奋，不一会儿，俩人又都沉默了。儿子刚重时，无数次地对他们说，爸爸，妈妈，我还想上学，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爸爸说，儿子，爸爸不能，救不了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说，儿子，妈妈也不能让你走啊，可现在的医学救不了你，假若妈妈用自己的命能换回你的生命，妈妈心甘情愿地和你换。

看着八岁儿子绝望的眼神，他俩的心都碎了。儿子离开世界的日子越来越近。这天，冯明对妻子说，我想和儿子商量一下，等他走后，把他的心脏捐给别人。他人虽然走了，但他的心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刚开始，当妈妈的死活不同意，细想想，他爸的说法也有道理。

给孩子谈时，他俩人一人抓着儿子的一只手，说出那话时，比向他们心上捅刀还难受。听了他们的话，儿子还是有气无力地说，爸爸，妈妈，我不是你们抱养的吧？我想活着，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儿子的眼泪盈满了眼眶。

再一次谈时，更是艰难。看着儿子乞求的眼神，俩人谁也没开了口。

但最后儿子好像还是理解了他们的用意，点头同意了他们的想法。

那个戴墨镜的女孩身上，装着他们儿子的心。

看了生产车间，听完屠刚的介绍，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屠刚心里说，这可是建厂一年多来见到的大干部，说什么都要和他们联络上感情。他立即吩咐黄家礼去食堂，要求厨师拿出现存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拿手的菜肴，又指派洪丽丝开着新买的二手桑塔纳，去灵泉渔家买招牌菜。

走出会议室，屠刚满脸堆笑，躬身引着冯长江往餐厅走。

冯长江站住了，看着罗广建说：“镇长同志，到了你的地盘，中午不管饭吗？我早听说了，灵泉河的豆腐很有名，一会儿到你们镇政府，我们继续探讨问题，通知机关食堂做一大盆豆腐炒青菜。”

“冯书记，就在厂职工食堂吃吧。”屠刚近乎乞求地说，“冯书记，饭菜都准备好了，哪怕您尝一口也是俺全厂职工的心意。您能来俺厂……”

“谢谢你的好意。”罗广建打断屠刚的话，“听冯书记的。”

一群人向吉普车走去。司机从车上提下几个手提袋在丁聪耳边嘀咕着。

“这是什么？”冯长江问。

“厂里生产的抽检品。”屠刚急忙解释，“请各位领导试用，给我们提出

宝贵意见。”

“罗江市卖这些产品吗？”冯长江问。

“有，有，日化用品店有卖的。”屠刚点头肯定地说。

“那就行了。”冯长江说，“试用就不必了，把东西放下。以后我一定用你们厂的洗涤用品。好了，再见。”他挥挥手，率先钻进车内。

**第七章**

洗涤剂用品厂发财了。河西湾

卖两块多，算算一车装多少瓶吧！”

“拉出一车瓶子，拉回一车钞票。”

“就是的。”

这个厂发财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屠刚开回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尽管据他说是5万元买的二手货，这对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屠刚、洪丽丝还有黄家礼，动辄坐着那红艳艳的轿车去桐城、逛颍江，捎带着在灵泉河转几圈。别看镇上的楚建功整天把自己当成土爷让人敬着，只不过坐辆“帆布篷”，人家厂里干部才叫干部，见人笑口常开，吃香的、喝辣的，出门轿车一溜烟，那才叫潇洒，才是神仙过的日子。

最有资格领气的莫过刘三喜。

他想，俺也是厂里的股东，那轿车你们能坐，俺也能坐。他跑到厂里找黄家礼，说要坐轿车到桐城逛逛。黄家礼告诉他，厂里人坐车外出那是公事，能为厂里带来效益，要车去县城瞎逛，他张不开这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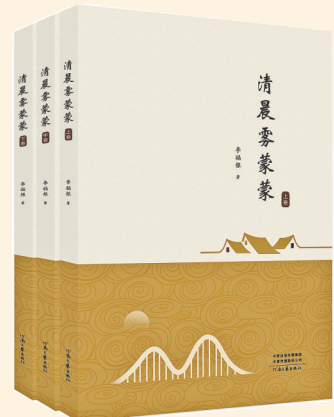
“你姐的，啥效益不效益。”尽管刘三喜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心想小舅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找到屠刚，说：“明天镇里开会，安排‘统筹提留’问题，会后要到几个大队参观，厂里的车俺用用。”

“用多长时间？”屠刚问。

刘三喜不屑地回答：“少说也得多半天吧。”

会前半小时，刘三喜便坐着车来到镇政府大院，他让司机把桑塔纳和吉普车头对头停好，拉开车门从兜里掏出一盒烟，顺手点燃一支。这盒烟是他从黄家礼那里顺手牵羊拿的招待品，他平时很少吸烟，三个指头捏着一支烟卷，看啥啥不顺眼。站着也不自然的，他正想找个人喷喷嗑，刚好马大勇走过来。

“刘书记，来得早啊。”马大勇眼瞅着红车，说：“这车就是漂亮，不怕不叫车，就怕货比货，镇里的吉普就不叫车了。”



李福根 著

刘三喜心里美滋滋的，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过去，马大勇接过烟，说：“快该开会了，我去会议室看看。”

“老刘，怪日嘛呀，上小厕所了。”河东村支部书记马大成、灵泉河村支书雷二亮并着膀子走过来。马大成说：“天天守着棵摇钱树过日子，中午请客要是不请客，往后就别想从街上走。”雷二亮

知道河西湾的洗涤剂厂，一看到红轿车俺就知道领导来了。”

“这不就结了。”马大成说，“刘书记早上开会走得慌张，换裤子忘了掏兜里钱，这顿饭先记账，随后让会计把钱送来，张老板不会有意见吧。”

“不，不会。”张老板转动着眼珠子，心里思忖着，这可不是你马大嘴吃碗鱼丸少给俩钱的事，之前他问过服务员，按这种铺排一桌子菜加两三百元，没几回就用完了，这两天俺去河西湾，你可得多送几瓶。”

马大成看着刘三喜，又和他耳语几句，撇着嘴角说：“放着金豆子不知道捡，还大股东呢，真是的。服务员，叫你们老板过来俺跟他说，快去。”

“各位书记好。”张老板一见马大成、雷二亮，心里一阵紧张。这二位可是灵泉河集市上有名的“马大嘴”“雷二横”，两个村一个堵着集镇南头，一个几乎围住了集镇的西北部，二人在街上吃饭、购物，像到自家的厨房、自留地一样随意，给多少钱全凭他们“意思”。他陪着笑脸说：“书记们有啥要求尽管吩咐。”

“河西湾的刘书记认识吧？”马大成拍刘三喜的胳膊，看着张老板问：“认识，认识。”张老板说：“谁不

知道河西湾的洗涤剂厂，一看到红轿车俺就知道领导来了。”

“这不就结了。”马大成说，“刘书记早上开会走得慌张，换裤子忘了掏兜里钱，这顿饭先记账，随后让会计把钱送来，张老板不会有意见吧。”

“不，不会。”张老板转动着眼珠子，心里思忖着，这可不是你马大嘴吃碗鱼丸少给俩钱的事，之前他问过服务员，按这种铺排一桌子菜加两三百元，没几回就用完了，这两天俺去河西湾，你可得多送几瓶。”

马大成看着刘三喜，又和他耳语几句，撇着嘴角说：“放着金豆子不知道捡，还大股东呢，真是的。服务员，叫你们老板过来俺跟他说，快去。”

“各位书记好。”张老板一见马大成、雷二亮，心里一阵紧张。这二位可是灵泉河集市上有名的“马大嘴”“雷二横”，两个村一个堵着集镇南头，一个几乎围住了集镇的西北部，二人在街上吃饭、购物，像到自家的厨房、自留地一样随意，给多少钱全凭他们“意思”。他陪着笑脸说：“书记们有啥要求尽管吩咐。”

“河西湾的刘书记认识吧？”马大成拍刘三喜的胳膊，看着张老板问：“认识，认识。”张老板说：“谁不